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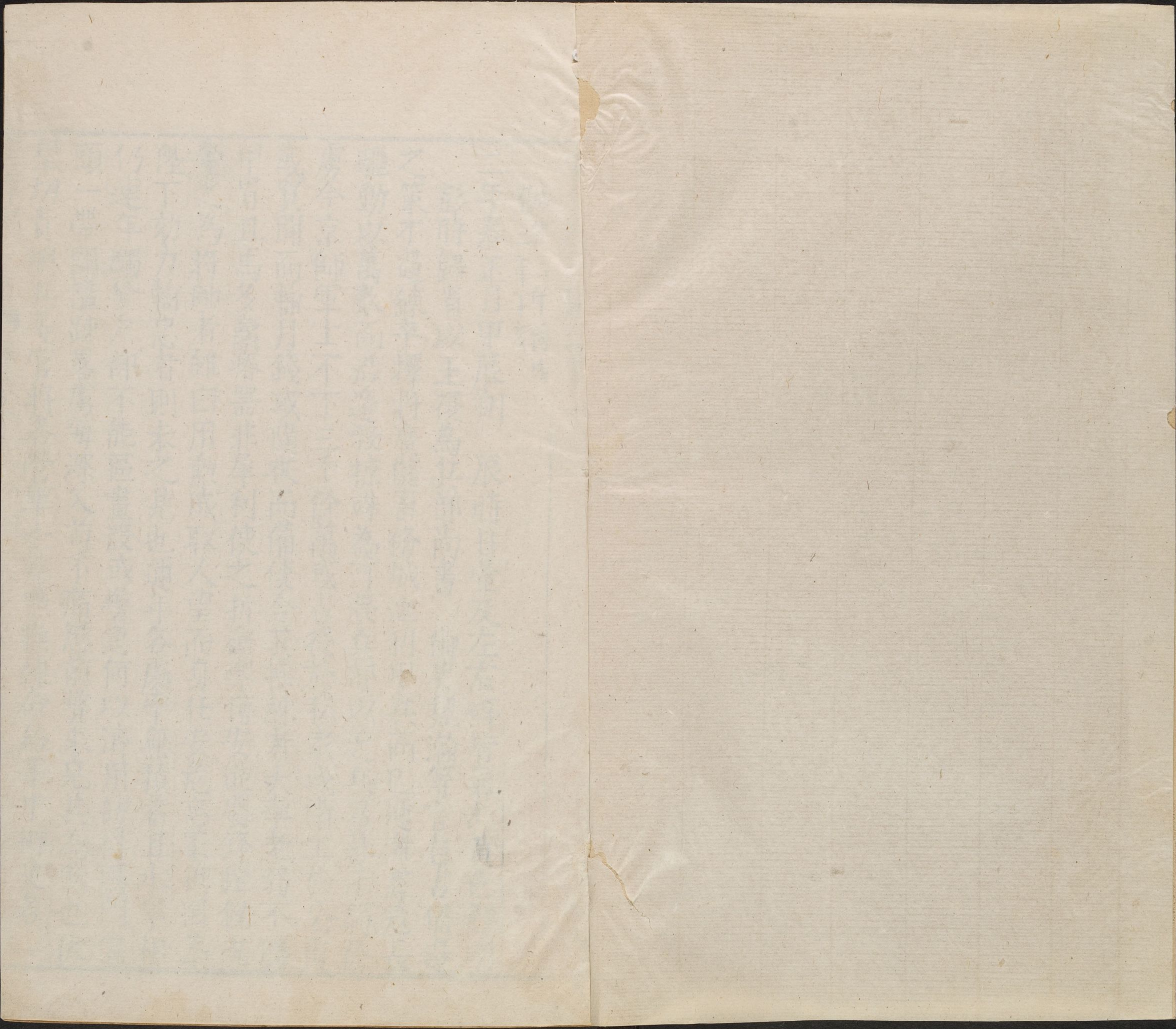
T2720/4400 (10)

CHI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碑皆氣赤黃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為兵部尚書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

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  
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  
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  
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  
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况  
金之為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為  
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  
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  
頭一帶關隘踈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為安也伏  
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



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 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令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聞若仍前作弊即叅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為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為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脩闕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李賢遭父憂命奔喪歸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章懋等三百五十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崧臬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為名臣 兵部言提督荆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椅角並進赴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制宜如圭等所擬行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了壯伍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寔久



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苑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鱸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其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郎中曾官議處

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徃復於偏頭關苑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奪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資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為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典史喬昂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



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  
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  
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  
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行暫改收  
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  
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  
至者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  
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  
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登謁撫按往返動一  
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  
之言而嚴為之所也 蘇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  
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  
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

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

山西都從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  
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押其敵  
也商際遐荒山巒障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  
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  
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方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  
方人當補北方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  
鬪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  
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  
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  
曾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曾初以父死事蔭為新會縣丞陞同知  
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曾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  
新興陽江陽春龍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



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  
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五月 李賢奪情起  
復翰林脩撰羅倫疏劾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富  
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狂妄  
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脩尹直  
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資留倫資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  
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  
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  
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亡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  
梭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宅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  
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  
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  
處畫又秋木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  
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

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  
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  
陝西延綏寧夏并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  
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  
召信還 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為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  
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  
遠斥士氣為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為之再沮  
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諛  
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  
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詣闕謝  
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胡  
廣御史王瀛等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劫四川大昌縣治



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性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議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為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先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男聽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偽號為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為官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

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為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墜賞而當先破敵不為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水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為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大以進死為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為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為奇生擒斬首為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為功賞之差未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奉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實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為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



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方復蒙寬恩復職閒住自  
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知不容於公  
論偽乞休致 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  
衆論誼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  
城之竄逐伏望俯狗輿情將謙革職以為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  
戮茲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  
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 進士周  
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為民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  
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覲免尚書王翱奏鑑懷姦不忠遂坐  
除名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卒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  
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  
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轡還家其尤為人所稱

者能偕同名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徼問所由  
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  
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  
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  
為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  
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鷄鴨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  
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宜從元年正  
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  
財 冬十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  
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筭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後  
以鈔法不行又與同錢兼收尋以歲歎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  
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  
等奏賊首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  
調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



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告缺食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右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四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万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措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釁從

之 十一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為左副都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遊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關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竒今兩廣已無完郡大藤峽為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萬五千七十有竒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



三人于市并斬其家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  
長子即馮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  
其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苑馬池東  
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  
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  
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  
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  
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  
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越今戶應  
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與工府谷堡  
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  
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鷄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  
寨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

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  
於各該交界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  
座就於鄰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  
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  
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  
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  
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  
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  
以遙振軍威矣從之 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  
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  
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  
督撫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 迤北厓  
刺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  
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



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  
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論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  
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札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  
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  
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  
帖木兒曰自爾祖耽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  
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  
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刺  
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  
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况卜刺罕朶顏俱是我朝設立屬  
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  
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為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

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  
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刑部  
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  
中正統辛酉奉命賑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歷陞南大理少卿景  
泰甲戌莊上疏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諸位以固國本許  
旨未幾以丁母憂赴闕陞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八十謫河  
州定羗驛丞 英宗復位召為大理少卿時母喪未終復遭父  
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  
部成化元年御史劾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大節可取  
陞刑部左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葬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  
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  
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初以進士使  
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  
選郎中景泰辛未超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



軌薦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官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眷遇扼於  
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年五  
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  
之隆無与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  
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  
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  
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固攘竊之  
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偽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平虜將軍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  
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  
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尅期進兵併力勦  
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丞常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

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  
因奏朗失机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  
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  
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為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  
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資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  
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  
得援以為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為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  
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為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  
回李良處盜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  
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  
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賑寡孤獨伏  
望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  
其親鄰收管无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  
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



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過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况統兵大臣俱冒賞過分今賊屢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无以示戒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毀成績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及殄今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交攻願率兵自効 上曰殘寇只令韓維督同和勇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亦貢詔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既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

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諫等奏祖失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卿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為流賊所劫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益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垣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夏四月 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



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脩行思  
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无益之事必  
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成於万  
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孝仍勅在朝臣工同加脩省庶足以  
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  
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上 巡抚都  
御史袁愷奏免之 荆門州李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  
先帝既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騎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  
使非成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塞輿何由而還迨  
夫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  
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礼官集議追加廟號以尺節  
親之恩事下礼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奉  
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  
午門正樓 復福建市舶提舉羅倫為南京翰林簡撰 秋七

月 工科都給事中黃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  
門正樓為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川等亦以  
為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  
為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  
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  
由臣巡撫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  
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遭此  
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代理仍乞  
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  
意可回災沴可弭矣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書王翱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翱年八十有四矣 八  
月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謨為南京  
國子祭酒 召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署都察院事 學  
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



為禮部右侍郎陞陝西叅政余子俊為右布政 刑部王事袁  
潔言自通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搜送官船每歲自冬  
月河水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  
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之處則勞逸適均而  
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  
之 左春坊左庶子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官僚俱係兼領今臣  
等獨專職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  
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議詔不允 命停徵江西湖廣有  
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秉討董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  
等物事覺伏誅 十一月 致仁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  
保謚忠肅翱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門無私謁  
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

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奉  
秉為吏部尚書 移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  
瀆北通大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  
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為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以關防之  
復兵部尚書沈敬官敬嘗被石亨等誣與于謙等迎取外藩謫  
戍邊至是事白 十二月 禮部等衙門會議高瑄所奏追加  
景泰廟號事僉謂廟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  
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廟王即帝位改元景  
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廟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  
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為  
廟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  
加廟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  
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



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彛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宜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成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邠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群臣拔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

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後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邠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邠王所自為也當時詔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為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邠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侍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為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邠王特為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先



帝之明使後世視為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調翰林編脩章懋為湖廣臨武知縣黃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杲桂陽州判官時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為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况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和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燁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為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廷教調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群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兌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如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砂通行停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為戶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營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京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察貞度至是以身為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



曰... 卷三十一

憲章錄卷第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  
至五年己丑

四年春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知縣章懋為南京大理左  
評事湘潭知縣黃仲昭為右評事桂陽判官莊梟為南京行人  
司副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宮  
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為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  
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徭獍未寧四川苗蠻為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  
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  
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  
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  
章士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脩撰人稱為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  
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包 陞掌太常寺事



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為尚書希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蔣  
守約例進尚書本朝革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郎前代  
宰輔而乃以雜流為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  
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  
部員外郎冕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  
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三月 改戶部右侍  
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  
中何喬新為福建按察司副使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學 夏四月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峽以挾私生事酷害邊  
軍為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  
曰脩治化以止流民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革  
民姦五曰立期限以集廢物六曰止虛偽以息刁風詔下諸司  
處之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謚莊靖文江西廬陵人好行鄙

事雖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  
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  
至是人皆醜之 五月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  
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  
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  
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為  
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  
于重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  
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為將來之戒 上曰陳文在時  
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 山西按察司  
提學僉事胡謚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禮部乞於司禮監開  
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近禮  
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  
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



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往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先是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號排門乞食徃徃凍餓死於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祺亦以為言 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為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為已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憤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也陳文之為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

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為宜從之 六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為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况內臣給事內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為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糧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



禮部會文武群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塋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 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

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群臣議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 上命禮部會群臣定議以聞 秋七月 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陵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母后不從文武群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皇太后自己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群臣始退已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姚夔奏墳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比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為卿也不允既而刑科結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為狂妄



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  
來忠言亦不允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  
分理爭訟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  
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  
情者動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  
以為行止其用意深刻者雖欲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  
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  
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啟言有  
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  
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  
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 陞御史趙啟為  
江西按察使啟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啟賑濟候  
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戶部尚書馬昂  
罷不允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大行

慈慶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難處託病  
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視以為得計及睿斷  
已頒則覲顏入朝恬不知愧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  
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于靜媿女一人及受西僧劄實巴賂幣  
乞下法司明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将臣辱罵  
比之大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卿當盡職  
不惟辭 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文祥既下獄言者論救  
不已至是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  
大體乞濟雷震之戲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  
文祥狗私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巡撫陝西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都指揮夏正劉清  
充左右叅將統調京營及延綏寧夏其涼等處軍馬其一萬三  
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左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  
遣人於街坊市物不復計直槩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呼



號痛哭如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宮掖間宣索過額必是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難自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疏入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八月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脩造畢奉表謝恩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遇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刻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 兵部奏陝西布政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然之命停余子俊等俸 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於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為彗星 初天順間宮人

萬氏侍 上于東宮及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以貴為諸城縣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陰使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群趨通門劉吉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免 上曰朕自脩省所辭不允 吏部等衙門尚書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戊辰慧星晨見東北方 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証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



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  
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  
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  
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  
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為之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  
買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什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  
奏報視為平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為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詐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  
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  
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劉實巴  
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樓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  
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  
脩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  
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

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  
之冢子而群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為父者恬  
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  
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  
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  
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  
為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西天佛子劉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為寺田仍  
乞宛平縣民為佃戶 上許之既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  
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御  
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鑒戒 皇上兢惕不寧  
臣等亦皆憂畏既已畧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  
文今日雖云上下修省亦徒為虛文而已未得拜災之實伏望  
皇上總覽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



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正位青  
宮邸邸密謀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畧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  
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  
四川聽囑權豪之子第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  
滅公貪財贖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  
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  
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  
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  
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具  
疏於御前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  
姑宥之 辛未祔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姚夔程信商  
輅懇乞休致不准 馬昂乞致仕許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  
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  
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

據險嘯聚况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  
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  
徃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  
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收庶足歆動其心潛消  
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徃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  
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  
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  
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  
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  
分三也為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  
千人為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  
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  
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為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  
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



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 御史左鈺言此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為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人心乎乞發廷臣計議不報 翰林檢討張頤上言八事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遁情四曰接群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力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卹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命下其奏于所司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命會官廷鞫給事中董旻等三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先是旻等以彗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

是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黜而攻夔尤切 上震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卹卹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冬十月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柰監生中其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官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



入侍聯名上表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陞商輅為兵部尚書劉定之為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 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謙子編脩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李秉等言謙先任學士曾犯賊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賊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為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未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姦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鍾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會預考覈者正其罪以為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

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

星 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 項忠等征勦滿四叅將伏羗

伯毛忠力戰死事聞命與贈謚塋祭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

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

以盡應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国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賢

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

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

倖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

部郎中黃紱駁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

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寺少卿金紳皆

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吞天戒安人心南京

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為言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

事中毛弘徃按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謙言南京戶部收糧

委官罔恤民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贈甚至縱容攢斗

憲章錄 卷三十一



肆害百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勅  
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聞區處今年  
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甚非法天用刑之意乞勅刑部等衙  
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拘外其餘務使秋候會審處決詔  
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  
宥脩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  
呂城設為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  
漸頽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  
多覆溺且離盜口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  
道增置五閘至是有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順天府學生  
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璠往討賊為父復  
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中書舍人黃珪等奏稱本朝置  
中書舍人紀錄論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  
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

自投德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  
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  
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  
署正著為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一勵實行二精考察  
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行朕自  
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  
統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  
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  
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脩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  
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  
法清版籍以均賦役制治保邦莫此為要弭災消變莫此為急  
上命所司知之 調御史邵有良為四川蒲江知縣時有良  
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民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  
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



日用之數事涉不敬 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涂棊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祀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會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度官論明各徇意見奏罷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僉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効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許奏 上亦命盛等併勘 已 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奏吏部尚

書李東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 上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於是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術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華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時大理寺卿王槩彥莊姻家欲謀逐秉而代之是奏槩所授也彥莊既被旨詰秉所結年深御史乃以劉壁吳遠馮微對蓋以壁等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俱下錦衣衛獄產莊所劾退丘陵孫遇李齡亦多誣枉陵累懇辯不已乃命會官并彥莊建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永寧未幾署大寧縣事以科罰過重為怨者所殺聞者快之丘陵蘭陽人自為知縣以至山西布政俱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拯饑惜冤歷江西河南布政省欽飾費李齡朝陽人為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服 戊寅夜月犯心宿 二月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正于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寇巢穴外為北虜出沒



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  
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  
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  
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  
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  
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山東濟  
寧州老人李燾奏外夷明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  
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宜令原來伴送人管束  
升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頃忠馬文升督兵進攻  
石城擒滿四等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  
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  
江孟綸以為言故勅文升等 撫安之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  
等罪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伴南京按

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  
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  
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逮問 上曰王  
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  
岑鏞誥命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  
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  
勇可嘉宜如濬言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  
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為先聖嫡  
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  
議之例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  
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

序言五事一端身心以為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  
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  
覆奏 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



二月 掌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膏粱純綺之裔靡費廩米者多潛心誦畧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入下所司議行之 己未兩霾天氣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不公後以女效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

部覆奏從其議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星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正字季方順天府涿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陞春坊贊善剛方正直與俗不羣 英宗復辟王翱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為誣謗貶正欽州同知正因母老未即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衛獄備極拷掠謫戍鎖夷吉祥等敗旋復脩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貼黃李賢惡之陞興化知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致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為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



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旣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於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 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禮部奏本部右侍郎葉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其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為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應對坐通

政司參議大理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次序南京法司衙門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

大如斗 三月 巳亥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二

百五十八人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雍泰李崙後皆有聞 夏四月 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

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啟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啟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為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為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為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子



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顯奏時勉歷官四朝曾效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覲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辛巳 皇子生賢妃栢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即書于策重國

嗣也

五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以吏部右侍郎

尹旻為本部左侍郎改禮部右侍郎葉盛於吏部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傑為戶部左侍郎陳宜為兵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劉吉為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以平兩廣蠻賊功賞右副都御史韓雍右都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鑑葛宗廕僉事陶魯俱從厚餘官軍士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徭徭千百成群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南京大理評事張珏陳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鞠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輒相誣服徃徃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問大理寺卿王槩覆奏從之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鎧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陽為入貢伺虛則掩襲過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啓凌轅館僕殘殺市人迹貫桀驁鎧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候以防其姦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以勸士民德之迨歿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德於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覆實請修廟復祀從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傑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秋七月 巳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 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

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于十斤其直為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榦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為姦弓矢多不牟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為脩整之費或徵其材為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按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寔多安得如李瑤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脩歷陞前職卒年六十一論



者謂館閣之士定之可謂博洽但泥古而於事不達云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為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 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禎亮故翰林學士縉之子九年考 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禎亮自

言父縉在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脩撰羅倫以疾去倫字應魁江西永豐人初授脩撰甫三月值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上疏劾之調除泉州市舶提舉既而改南京翰林修撰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于居金牛山中中嵐氣得疾倫性直慤不恤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裏不察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剛腸疾惡為縉紳所忌憲廟實錄傳多貶詞此亦必有忌之者云 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改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况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之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韶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冬十月 十



一月 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為吏訐其受賂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遣為民 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各任頡頏議論之示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二月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朵顏等衛女直達子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兎鶻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六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年山東河南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致化年願寅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中郭鏗奏

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其  
 露降俱下礼部尚書鄒幹等即以其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  
 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  
 脩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  
 宗桑穀生則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修省變災  
 為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崩川  
 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脩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  
 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有然  
 後亂亡隨之 皇上踐阼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  
 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  
 言顧以後奏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



上以年豐為瑞以民安為祥以賢才為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榦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德其為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鏗安得為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渥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遺者罪之 勅刑部左侍郎曾翬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

使起程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為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啟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篋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陸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聞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濫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求為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霏



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為金華同知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  
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  
百餘石 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  
士歷官兵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己巳之變  
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為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都御史  
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通好談兵遇人輒喋  
喋不已其言詭恠不經說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  
常擬其邊才云 免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  
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  
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  
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  
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  
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會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

御史征勦湖廣苗賊縛渠魁韋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  
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葬來臨事明達奉命  
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陝  
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己巳 英廟  
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  
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叅政  
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言其  
屬何經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  
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儉然亦不究  
其用云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舊古為河南患  
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柰何姦徒陰結王府  
官校槩指為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收子  
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



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鹺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許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許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生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寇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乘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

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按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夤緣通顯邊徼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度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群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為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復覩禮制



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看弘  
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孝士彭  
時等言近來旱傷去歲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  
直隸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  
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安流移道  
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凡災傷州縣今年夏  
稅并戶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  
止太僕寺丞暫令他回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  
可少甦流移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  
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  
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軍今乃起無  
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  
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  
荒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首 已

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令別居至  
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  
葉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李泉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  
犯昴宿 戶部奏給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  
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寺五衛去年  
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例選行  
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  
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  
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  
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交青萊登六府農桑絲絹  
已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樽星 巡視浙江  
刑部侍郎曾鼐奏罷布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  
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



青萊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 巳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吏部言通者兩奉詔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衷山東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脩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判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被黜之數舍短取長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

之 冬十月 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旣施行姑已之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輓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輓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為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輓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石有奇 以



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  
八萬六百石有奇改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  
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給監生  
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十一月命右副都御史項  
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十二月調江西按察僉事張  
悅于浙江提調學校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  
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  
京射利之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  
官職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順  
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上  
議以為私等所言深切時弊違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  
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  
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  
被災傷拔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令各用

柴炭預為減省以節民方從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年以來毛  
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毒皇上命將出師  
為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  
負朝廷重托宜嚴加究治上即馳勅切責之以浙江左布  
政余子俊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白圭等言先因  
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勅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就擒餘黨  
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質宜今項忠相度賊勢會彼處巡撫總兵  
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

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  
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免於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  
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



倉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為長運誠  
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  
四縣地隸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以戶部  
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災免福建福安連江龍巖三  
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  
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  
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  
禦敵為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  
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  
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  
居民無事則分晷耕牧有警則舉號避戢仍令隄備官軍各守  
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  
糶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沙縣清流寧化將

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徃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

荊州之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中兵弘為正使行人韓文為副使徃琉球國封其世

子尚圓為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於梧州守

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梧州以守城池又梧

州舊城三面距江內包高山不足以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

址欲別立城與梧州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侍郎刑讓國子

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淑油錢鈔輸納

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

循以為公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為之不立案

稽考迨遷禮部鑑伐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立弘皆嘗言

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計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

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允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



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為民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為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上兵恐流民間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守烏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聲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為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為變累及於已因為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

林學士王慎為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為禮部 即翰林脩撰耿裕為國子司業時侍郎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慎可任祭酒裕與脩撰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為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為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復裕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夏四月 乙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瑛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



以立之遴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緝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穩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什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葬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

奏江西人民健訟往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免其遞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遞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 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於科差困于饑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以盡征科猶存是以田也多流亡之民田甲有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山剷鑿令壁立如城山拗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壘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為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



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同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與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孤緩之 八月 御

史梁昉奏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門  
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意 刑科  
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叅詳罪名蓋欲刑歸有  
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且載諸司職掌至為詳密比者大理寺  
審錄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  
撫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  
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  
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外法司  
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叅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  
不明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  
許仍行原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寃枉而酷暴  
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 巡視四川

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璠言故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我 太祖高

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  
國文臣濂誠第一既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巴為  
葬之華陽縣東臣惟聖朝凡群臣之有才行勲業沒皆賜以贈  
謚在前代者亦為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事臣敢為  
濂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瑛為河南按察司副使提

調學校 閏九月 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

書 開設直隸常州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

工部右侍郎李顯往泝江祭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

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為奔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

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為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

神又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命顯

辛亥曉刻上星狗天高星 冬十月 殺江西吉安知府許



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劾寅奏發其平日凶惡急使欺官錢諸事未及劾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為民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為民刑部以為宜盡受贓枉法例充軍聰以被俸等構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詳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

遣龔衣衛千戶金璋

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為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

市曹斬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除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訟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此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諧以聰嘗畜馬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為太僕卿亦高之力也調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為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橋道事宜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闡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十一月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四川天長等哈宿州徐州蕭沛碭

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兩立

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琴凡軒轅

荆襄南陽



等處流賊平先是總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  
餘孽未除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無捕時流  
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為惡  
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籍山谷其解去湖貴  
乞軍者多死棄尸江澗說者謂忠此後定多濫殺時有作平荆  
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隨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  
民而民為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而  
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荆襄俘李胡子等一百二十九  
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  
益著橫掃太微垣即位星 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巳卯  
夜彗星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  
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  
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  
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脩葺在等備

負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采脩得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  
左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  
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  
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力行為脩  
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群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  
災為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且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  
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禁革官司科罰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  
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假立文簿  
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  
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  
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  
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無無為  
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諭德謝



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要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一上怒斥之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以星變免慶成宴 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成就與脩永樂大典陞大常博士宣德初陞者功負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老不許景泰改元得請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家居二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 上遣行人持勅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葬事擾鄉里賜謚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祜極卒 禮部奏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勅吏部右侍郎

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書白主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廢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柴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吳寬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



試殿試皆魁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為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札加思蘭相繼為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二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興工脩築邊牆此誠不

戰而屈人兵之也詔脩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為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夏四月 京畿自二月至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為父不為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固及非華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 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



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葦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便身圖索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為所誘伏願陛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冊與總兵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奏潼關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等賊首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係謀逆比法司審鞫情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之數可作論功罪賞與否庶恩典不濫詔不煩 再勘第如忠震

奏冊定擬陞賞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孫汝弼劾子俊奏虜賊雍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

兵相機戰守謹以各邊謀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

王越刻日啓行 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

京 上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合當先

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為令 六月 增

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且

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諸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

諱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

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掌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

閻禹錫為御史提調北直隸學校 秋七月 丙午陝西隴州

大風雨雪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

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

張定住等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炎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脩寺之初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為朝廷之盛典准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為盡忠者之勸令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

用惻然重違其志時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及浙江等處守臣冬去冬去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况前歲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姦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日久宜勅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鳳陽接境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魚鹽為生如肩挑馱負貿食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頗料草束俱令勿徵邊官士卒率為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冬十月 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譟託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



是者無問真偽械送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之 十一月 癸丑晚刻木星犯鈞鈴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糧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斤

日入宜陳宿餘未替大日望前共備朝款此封京相鳳悲封費  
受月既思忘餘律不盡時尚書濬韓會報時大用嘉南京承平  
困依共前萬一送人乘機氣瀆跡不賦請命我田共創海心  
山東河南賦蠲亦甚賦之賦蠲亦甚於里京東效奔命因  
里湖環蠲舍人畜田木多姪點賦民隨蠲亦甚示變水旱蠲賦  
祇玉善蠲守田蠲蠲以平士月丑風大雷雨正底萬益聚焚千  
民則必重蠲其十蠲蠲之 此日 吏時尚書報蠲之 蠲之



